

誘拐幼童任意姦賣部駁情罪與光緒二十

刑部題會看得任富庫誘拐幼童雷吉明等雖姦復

又典賣一案據直督方疏稱乾隆三十年七月十

二日任富庫適與雷吉明相遇閒談雷吉明托其覓

主傭工任富庫卽起意圖姦捏稱開設麵舖誘令赴

舖磨麵將雷吉明帶至教場地方撞遇雷吉明之弟

雷二哥任富庫詢明復又誘拐同行將雷吉明雷二

哥均行哄誘雖姦因任富庫身患惡瘡以致雷吉明

兄弟均沾染至九月十二日任富庫等往宮王恕

忠店內十四日任富庫因乏盤費卽捏稱雷吉明雷
二哥均係伊妻帶來之子因妻死無依欲將雷吉明
典賣雷吉明等無奈允從任富庫隨跪王恕忠代爲
說合典與劉時中班內學戲當給任富庫典價制錢
一千六百文而散三十一年正月十四日雷吉明潛
回詎雷二哥因毒深延至是月十八日殞命雷吉
明將任富庫拐誘伊兒雞姦復又典當情事告知
伊母史氏迨三月十五日任富庫飲醉由雷吉明門
首經過遇見雷吉明在彼站立復欲喚令隨行雷吉

以喊叫經伊母史氏

聞聲出視將任富庫扯住報縣

審認不諱查任富庫

誘拐雷吉明等雖姦雖據該犯

供稱並無用強情事

但其時雷二哥年僅十一該犯

輒敢任意雞姦復又

典當殊屬不法將任富庫依和

姦十二歲以下十歲

以上幼童照和姦幼女雖和同

強論例擬絞監候等

因具題前來查任富庫圖姦雷

吉明遂誘拐同行途

遇其弟雷二哥復行誘拐隨將

兄弟二人雞姦又典

賣與人查該犯雖姦年甫十一

之雷二哥忍心害理

已屬情法難容又因該犯身患

惡瘡致雷二哥傳染中毒身死其致死之由實緣因
姦所致該犯連拐二童任意姦賣核其情罪與光棍
無異自應比例定擬今該督僅照雞姦十二歲以下
十歲以上幼童例擬絞尙屬罪浮于法殊未允協應
令該督準情核法速行妥擬到日再議乾隆三十二
年三月十四日奉

旨依議

續姦不從殺傷身死比照因姦威逼致死斬候
刑部題會看得汪得美圖逼張氏續姦不從戳傷張
氏身死一案據湖北撫鄂 疏稱緣乾隆二十七年
熊得宗同妻張氏借住汪得美房屋二十八二年二月
汪得美與張氏調戲成姦有蔡添受先與張氏有姦
常至姦宿二十九年七月間被汪得美撞遇扭打寢
事迨後張氏因向汪得美索錢不給遂與汪得美斷
絕屢次求姦不允三十年十二月初八日汪得美探
知熊得宗外出料蔡添受必與張氏姦宿携刀捕捉

洩忿張氏點燈就寢汪得美推門進屋蔡添受並不
在彼直至床前求姦張氏堅不應允汪得美囑令勿
與蔡添受姦好張氏詈罵汪得美持刀向戳張氏將
頭左側致傷右耳輪張氏益加忿罵汪得美右手揪
住張氏胸衣左手執刀戳傷張氏咽喉上偏右斜透
入口傷及舌尖嵌入牙根撬落門牙四個帶刀奔回
張氏傷重殞命報縣驗詳審認不諱將汪得美擬斬
奏請

定奪蔡添受擬以枷責具題應如該撫所題汪得美比

照強姦未遂將太婦毆傷越數日後因本傷身死照
因姦威逼致死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照例奏請
定奪蔡添受合依軍民相姦例杖一百枷號一個月乾
隆三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奉

旨汪得美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堂叔強姦幼童被逼幫拳照強捉之人流罪量減一等滿徒

刑部題會看得李三強姦李暉幼子李祥兒已成一案據直督方疏稱緣李三與李暉同姓不宗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李三飲入醉鄉瞥見李暉十歲幼子李祥兒在街頑耍起意圖姦隨捏稱家內所種之花開放誘令往摘李祥兒信以爲實隨赴其家李三當卽引至後園梨棚內攀倒碾上拉褲強姦李祥兒不從掙喊適李三堂姪李八兒聞喊趨視李三

喚令帮按李八兒未允李三嚇逼擎住李祥兒頭顱
不能掙喊李三行強姦異用紙爲其鑿血放起李八
兒並未同姦李祥兒回家哭訴伊母告知伊父李曄
鳴同地保拿獲李三等報州審認不諱將李三依例
擬斬具題應如該督所題李三合依強姦十二歲以
下十歲以上幼童省斬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該督
旣稱李八兒應照強捉之人問擬滿流惟是強捉滿
流係指預商同姦嗣僅擎捉未及成姦而言今該犯
因被嚇逼恐遭毒害是以聽從擎按若一律擬流似

覺無所區別李八兒應照強捉之人強姦未成律流
罪上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等語查李八兒肇佳
李祥兒頭顱致被李三强行姦污業經量減擬徒雖
事犯在

恩旨以前應不准其援減乾隆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奉

旨李三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illegible]

雇工人強姦家長幼女已成照常入斬

刑部題會看得蔡文強姦孫香姐已成一案據東撫

崔疏稱緣蔡文雇與孫秉信家傭工並未立有文

契孫香姐係孫秉信之女年甫六歲乾隆三十一年

十二月十一日孫香姐見蔡文蹲地吃烟按住蔡文

項頸頑耍蔡文頓萌淫念隨將孫香姐抱至炕上仰

面放倒強行姦污孫香姐負痛哭喊孫秉信聞聲往

視詢悉前情報縣驗詳訊認不諱查雇工強姦家長

十歲以下幼女律例並無明文罪無可加自應照例

問擬將蔡文依例斬決具題應如該撫所題蔡文合
依強姦未至十歲幼女照光棍例擬斬立決乾隆三
十二年閏七月十五日奉

旨蔡文著卽處斬

妬姦逼死部改故殺一婦改發駐防爲奴

刑部會看得吳必榮逼令張明玉服瀉身死一案以
湖撫揆疏稱緣吳必榮於乾隆三十一年二月與
郭李氏調戲成姦後李氏又與張明玉姦好彼此未
知三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張明玉復至李氏家睡臥
床上適吳必榮踵至看見氣忿欲毆張明玉疑爲捉
姦跪地求饒吳必榮瞥見桌上放有盞瀉半碗輒起
意逼令張明玉飲服使其畏懼不得復至令李氏取
瀉給飲李氏將瀉遞給吳必榮因張明玉不飲將張

明玉推按倒地復令李氏取繩背縛兩手吳必榮以左手執持滿碗右手執拾槩椿嚇逼張明玉飲訖始放越日殞命審認不諱將吳必榮擬斬李氏擬以枷責具題查吳必榮因與李氏姦好見張明玉睡臥李氏床上氣忿令服鹽滿張明玉不肯服飲吳必榮背縛其手携拾槩椿嚇逼將滿灌服殞命吳必榮姦姦殺命應以故殺論未便照所擬依因姦威逼人致死律定擬應將吳必榮改依故殺者斬監候律擬斬監候李氏先後與吳必榮張明玉通姦復聽從吳必榮

携取塩滷並解繩遞給目擊其逞兇嚇逼並不阻止
實與尋常姦婦不同若如所擬止科姦罪不足蔽辜
應將李氏決杖發給駐防兵丁爲奴以儆淫惡乾隆

三十二年

月

日奉

旨吳必榮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調姦致死正犯未獲案証已確先行部

旌

刑部會議得宿遷縣婦陳張氏被在逃未獲之僧人智林圖姦不從羞忿自縊身死一案據蘇撫明

疏稱緣陳張氏夫亡守節同子陳子有陳連孫住居城隍廟旁乾隆三十年二月初二日陳子有陳連孫外出傭工惟陳張氏在家初四日夜陳張氏業已閉門睡臥有廟僧智林自外誦經而回三更時分潛至陳張氏門首撥開張氏色門憑燈進內詢知氏子外

出未歸輒行拉被圖姦陳張氏嗥叫不從智林卽棄
燈而逸初五早陳張氏赴廟理論掌毆智林腮腭兩
下經同廟僧人智霞總忍出而解勸智林潛逃陳張
氏復赴伊兄張連科張連彩處哭訴張連科等勸慰
而回根尋智林未獲詎陳張氏羞忿莫釋卽於是夜
投繯殞命張連科等於初六早前往氏家驚見告知
智霞緒忍同往看明智霞以智林在逃恐報官拖累
卽與緒忍向張連科懇求匿報張連科未允智霞等
復晚間王蔡以山先後向保止高洪舉說合和

許給高洪舉錢二千五百文
高洪舉允從實等又
向張連科等懇求勿報張連
科等稱俟伊甥陳子有
等回時作主初十日緒忍將

買棺盛殮經該縣訪聞拘究
驗訊通詳飭緝逃僧智

林務獲審解嗣經該縣照例
詳咨通緝復以逃僧智

林弋獲無期先就現犯審明
將張連科依大功卑幼

被殺而尊長私和律杖六十
徒一年張連彩係陳張

氏堂兄服屬小功依律杖一
百保正高洪舉得受賄

錢二千五百文依枉法賍一
兩至五兩杖八十無緣

人減一等律杖七十僧人智霞賄求匿報與說合之
胡玉蔡以山均依以財行求說事過錢者與受財人
同科亦杖七十僧緒忍係爲從減一等杖六十事犯
在

恩旨以前張連科徒罪應減爲杖

一百先行折責發落張

連彩等杖罪均予援免高洪

小仍革役追繳贓錢入

官逃僧智林嚴緝獲日另結

族氏附請

旌表等因具題查此案受賄私

不之張連科等既經該

撫審明依律擬以徒杖援

赦分別減免發落應如所題完結脫逃之僧人智林仍
令嚴緝務獲審擬具題再疏稱陳張氏夫亡守志被
僧圖姦不從羞忿自縊實屬節烈可易雖正犯智林
尚未弋獲而其節烈捐軀業已衆供明確應請先行
旌表以維風化等語查定例凡婦女強姦不從以致身
死者

旌表其因人調戲本婦羞忿自盡者亦照例准其
旌表各等語今陳張氏案亦應照例准其

旌表乾隆三十二年 月 日奉

有依議

三

三

調姦無據未便坐以罪人名目

刑部議覆晉撫蘇

題李婁等毆砍致傷段委花

死一案先據晉

撫彭將李婁依罪人不拒捕酌擬

殺律擬絞具題

經臣部查段委花前往索欠見李清

之妻高氏獨處

口言調戲當被高氏毆罵奔逸該撫

因有鄰婦弓氏

聞聲指爲起衅証見但查弓氏與高

氏隔崖居住並非緊鄰現據弓氏口供卽有隔崖聽

不明白之語何得以所疑夫婦口角未經查問之空

言遂以弓氏聽聞屬實作爲段委花調戲實據且段

委花身被疊毆跌落水坑之時已有致命多傷乃李
婁復又下坑用斧連砍其致命頂心二處逾時殞命
揆其情節自必另有挾嫌事端迨李清告知段生甲
向段委花查問時業已被毆傷重死在逾時其並不
答應者實因垂死昏迷不能出語更爲顯然不得因
此謂段委花自知理曲無言可答卽爲調戲起衅毫
無疑義遂坐段委花以罪人名目段委花調戲高氏
旣屬難憑則本婁援引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殊屬
牽混應令再行按律妥擬到日再議題駁去

晉撫蘇 將李婁擬絞具題應如所題李婁合依罪
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擬絞監候李清依餘人律杖一

百乾隆三十三年

月

日奉

旨李婁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母女通姦聽

從姦主

陵告子姦姊

供証姦夫斬姊擬斬母發配轉特爲奴

刑部議覆蘇撫彭

題解五與郭氏母女通姦主陵

郭氏誣告伊子

五對門居住乾隆二十八年十月郭氏積銀六十兩

交解五生息往來情熟解五與郭氏調戲成姦郭氏

有女禹大女年已及笄已許黃宗漢爲妻尚未過門

解五於三十二年四月又與禹大女調戲成姦給錢

二千文並私訂作妾以圖長久郭氏詢悉前由亦願

將女改嫁解五卽聽解五與女姦宿懷孕禹尊玉以
伊姊許配黃門難以再嫁向母諫阻三十三年四月
初八日解五至郭氏家郭氏言及伊子禹尊玉見姊
腹大吵鬧不休解五起意唆令郭氏控告忤逆並以
禹大女身孕卽指禹尊玉所姦圖治其罪郭氏未答
解五旋聞禹尊玉欲與拚命不敢前往五月十四日
郭氏至解五家詢知畏懼情由忿恨伊子阻碍相商
處治解五復行挑唆囑令捏姦控告忤逆方能安靜
郭氏允從解五卽令伺候督臣公出喊叫郭氏歸家

私向禹大女說知囑令誣執弟姦禹大女從二十
日郭氏乘督臣經過攔輿喊控發縣審供不諱將解

五依律擬斬監候郭氏照例發驛防兵丁爲奴禹大

女擬流收贖具題應如所題解五合依姦夫教令姦

婦誣告其子不孝依謀殺人造意律擬斬監候查禹

大女與伊母姦夫解五通姦又自許給解五爲妾已

屬廉耻全無之人及被伊弟禹尊玉窺破阻格輒敢

扶同解五誣陷弟姦如禹尊玉姦姊屬實卽罪應斬

決今所捏全虛非尋常誣告人死罪者可比禹大女

淫惡滅倫情罪較重應將禹大女改擬斬監候郭氏
與解五通姦被伊子禹尊玉勸阻輒同姦夫誣子姦
姊無耻已極應改發伊犁等處給與厄魯特兵丁爲
奴乾隆三十三年 月 日奉

旨解五禹大女俱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曠野嚇逼成姦部駁卽屬強姦已成應行擬絞

刑部議覆廣撫鍾 題鍾亞六強姦胡伯玉之女胡

長妹致死棄屍一案緣鍾亞六充當兵丁乾隆三十

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同黃滿在田割草有劉日亮未

婚之媳胡長妹同鄧貴發之妻張氏往山割草路經

田邊鍾亞六頓起淫心商之黃滿各扯一人行姦黃

滿應允鍾亞六向拉胡長妹黃滿拉住張氏求姦張

氏不應黃滿聲言不從便要殺死張氏害怕卽被推

倒成姦鍾亞六圖姦胡長妹不遂將胡長妹推倒拏

壓在地被石墊傷腦後右邊項頸脊背胡長妹將頭
滾撞磕傷左額角嚷罵掙扎鍾亞六將胡長妹左手
反轉背後擎傷手背右手用膝壓住正欲行姦胡長
妹愈加喊罵鍾亞六恐人聽聞隨解繫腰藍布捫住
胡長妹口鼻繞過項後結縛致傷鼻梁腮頰額腦
後髮際胡長妹不能轉動卽被姦污迨至姦畢鍾亞
六解放腰帶胡長妹業已殞命鍾亞六喚同黃滿將
胡長妹身屍丟棄溪內而散訊認不諱將鍾亞六依
例擬斬立決黃滿擬軍具題鍾亞六應如所題依強

姦將本婦立時殺死

例擬斬立決查黃滿強拉張氏

圖姦張氏不從黃滿

聲言殺死張氏害怕不敢出聲

卽被拉倒成姦是黃

滿強暴情形已屬顯著張氏身

入曠野畏其強暴不

能掙脫致被淫污自有強姦已

成擬絞本條如謂張

氏一被恐嚇卽不出聲以爲強

姦和成而查閱供詞

並無和成情節正不得以此寬

黃滿淫竄之罪今該

撫舍強姦本律不用反稱逼勒

姦汚律例無治罪明

文轉引兇惡棍徒例將黃滿擬

軍案情律義均未允

協應令將鍾亞六先行正法其

黃滿一犯應令該撫

再行訊明妥擬到日再議乾隆

三十四年

月

日奉

旨鍾亞六著卽處斬餘依議

傳聞穢語輕生自盡犯人擬流婦人不准

旌表

刑部會看得孫八出語穢污致蘇馬氏自縊身死一

案據東撫富疏稱緣孫八與蘇馬氏之夫蘇成同

庄居住蘇成與兄蘇志山賣餅生理乾隆三十四年

十二月孫八賒欠蘇志山餅錢七十二文屢討未還

三十五年二月初二日蘇志山途遇孫八索討前欠

孫八因所欠無幾飭其緊逼蘇志山答稱無錢使用

孫八隨以蘇志山弟婦年輕何不令其掙錢之語戲

諍致相爭吵經孫廷聞勸解而散初五日蘇志山之
母董氏問及孫八餅錢曾否索討蘇志山卽將孫八
穢語向母傳述蘇馬氏聽聞忿欲與孫八理論董氏
將媳阻止自赴孫八門首嚷罵孫八磕頭賠罪而息
詎蘇馬氏因聞穢語氣忿莫釋旋于初六日乘閒投
繯殞命審認不諱將孫八依例擬流蘇馬氏聲請
旌表具題應如所題孫八合依出語褻狎本婦一聞穢
語卽便輕生照強姦未成本婦羞忿自盡減等杖流
例應杖一百流三千里再疏稱蘇馬氏一聞穢語卽

便捐軀明志節烈可嘉

旌表等語查定例凡婦女不從以致身死者
旌表其因人調戲本婦羞忿自盡者照例准其
旌表若但因出語褻狎羞忿自盡者例不准

旌表今該撫既稱孫八本無圖姦之心又無手足勾引
情事是該民並未經孫八調戲所聞穢語亦僅憑伊
伯蘇志山口傳遽行自縊實屬輕生應照例毋庸

旌表乾隆三十五年 月 日奉

旨依議

因調姦被本婦扭跌膝傷本婦當時身死部駁
不應擬以斬候

刑部議駁湖南撫三題羅才國調姦鄔學賢之妻

萬氏不從致被拉跌撞傷身死一案緣鄔學賢先在
羅才國家借住嗣與萬氏畢婚又借屋旁空地搭房
棲宿羅才國見萬氏少艾蓄意調姦乾隆三十四年
三月十七日羅才國在外醉歸探知鄔學賢外出遂
走入萬氏房內假向討茶萬氏取茶遞給羅才國順
捏萬氏之手出言調戲萬氏氣忿以左手揪住羅才

國胸衣欲往投其祖母王氏羅才國亦用左手揪住萬氏右手求免聲張萬氏力扭羅才國往外倒退被灶前柴塊絆跌倒地羅才國亦被扭帶跌仆壓萬氏身上致左膝撞傷萬氏小腹右邊又被柴塊墊傷右肱肘左腰眼萬氏當卽殞命審認不諱將羅才國比依強姦未遂將本婦毆傷越數日後因本傷身死例擬斬監候具題查例載強姦未遂將本婦毆傷越數日後因本傷身死者照因姦威逼人致死律擬斬立決各該部知道欽此

案核創意惟以本婦之立時殺死與數日後身死分別罪名不容淆混此案羅才國調戲萬氏不從致被扭跌倒地挫傷小腹等處並柴塊墊傷右肘等處當卽殞命是萬氏之死與越數日後者不同況查小腹右一傷係屬致命其爲羅才國膝傷小腹立時致死無疑該撫擬以斬候殊未允協應令另擬到日再議乾隆三十五年 月 日奉 旨部駁甚是依議

誘姦幼女未成致父將

女勒死改照雖和同強

本律擬軍其父照非理

毆殺杖百

刑部題會看得保豐縣民王

景周誘姦何進禮之幼

女俞妮未成致何進禮將俞

妮勒死一案據河撫何

疏稱緣何進禮籍隸孟縣

遷移保豐縣與王景周

比鄰居住乾隆三十六年十

一月初十日何進禮外

出王景周抱伊甥女赴門首

頑耍適遇何進禮之女

俞妮亦抱幼妹在外王景周

頓萌淫念起意圖姦將

俞妮哄至牛屋草舖聲言欲

與通姦成爲夫婦並許

給錢文令其脫褲俞妮應允

各將所抱之孩安放草

舖俞妮將褲退下適聞屋後

有人行走咳嗽聲响王

景周急令俞妮穿褲自抱幼

孩先出見係伊嫂閨氏

汲水經過俞妮亦抱幼妹隨

後走出同在牛屋門首

坐地頑耍嗣因王景周先將

俞妮幼妹打哭俞妮亦

將王景周甥女打哭被王景

周詈罵俞妮因詈王景

周毆打俞妮卽抱妹哭罵而

回經伊母李氏查問俞

妮將先後情由逐一訴知李

氏卽尋王景周吵鬧王

景周狡賴李氏嚷罵不休經

王景周之母杜氏勸慰

王景周甥女與俞妮幼妹各相打哭王景周與俞妮
角口將俞妮毆打哭罵而回訴知伊母李氏尋見王
景周吵罵經王景周之母勸回越四日俞妮之父何
進禮回家李氏述知前情何進禮氣忿于次日將俞
妮勒斃細核案情與該撫所引羞忿自盡之例迥不
相同而致死在數日之後若竟照殺非姦所例將姦
夫擬徒又覺情重法輕查王景周聲言欲與俞妮成
爲夫婦俞妮雖經應允究係幼稚無知被其哄誘例
應以和同強論王景周應改照強姦十二歲以下幼

女未成本例將該犯發往黑龍江給與披甲人爲奴
該撫疏稱何進禮聞知女被誘姦因而勒死雖與尋
常故殺子孫不同但幼女無知被誘並未成姦且經
實告父母何進禮並不原情輒行勒斃情殊殘忍何
進禮應照下例違犯教令父母非理毆殺者杖一百
律杖一百折責四十板王杜氏訊無知情縱容情事
應毋庸議等語應如該撫所題完結乾隆三十七年

十一月 日奉

旨依議

出語褻狎致令自縊減等杖流婦女部改

旌表

禮部奏准刑部咨據陝撫畢 審看得武功縣民張
九錫出語褻狎致曹馬氏羞忿自縊身死一案緣張
九錫與曹馬氏之夫曹恒祿同村居住素相和好乾
隆三十八年四月十三日扶風縣民趙梅雇覓工人
張九錫說合令曹恒祿承工曹恒祿恐家中缺用託
張九錫借給麥五斗錢百十文張九錫應允至十七
日早馬氏令子三勤向張九錫借取麥錢張九錫先

給三勤麥五斗至午張九錫携錢百文至馬氏家令
馬氏接收馬氏不肯接收張九錫把錢放在地下說
你一個人在這裡我來做個伴罷馬氏聞言詈罵張
九錫卽行跑回次日曹恒祿歸家經馬氏哭訴曹恒
祿卽赴張九錫門首叫罵旋央嫂氏來家勸妻詎馬
氏懷忿不甘于二十二日夜乘曹恒祿睡熟潛赴張
九錫門首自縊殞命報縣驗訊張九錫實因酒醉失
言本無圖姦之心又無手足勾引挾制窘辱情狀不
過出語褻狎致氏自縊照強姦未成本婦羞忿自盡

例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至馬氏因張九錫出語褻狎卽便輕生無庸請

旌等因張九錫應如該撫所擬完結馬氏應否請

旌之處應移咨禮部核議等因伏查例載凡婦女因人調戲羞忿自盡准其

旌表其因出言褻狎捐軀明志者雖無手足勾引情事亦照因人調戲例

旌表等語今曹馬氏因張九錫出語褻狎懷忿莫釋投繯殞命實符

表彰令典該撫不爲照例請

旌似未允協且臣等詳核供詞該氏于張九錫送錢至家時防微遠嫌已明授受不親之義至張九錫明知伊夫傭工外出必親送錢文令氏接收不得謂盡出無心而作伴一語更覺調戲情形如繪該氏一聞穢言旋即捐軀明志雖較拒姦身死者微覺有間而清白自守之操實無岐異事關風化未便如該撫所擬完結相應奏明請

旨將曹馬氏照例

旌表以慰貞魂乾隆三十九年三月

日奉

旨知道欽此

百戰百勝

武夫以爲貴
二十七年三月

吳

親屬捉姦殺死姦婦姦夫不應擬徒

刑部議覆四川督文 疏稱西陽州張得安與吳田

氏通姦被吳宗祿毆傷吳田氏身死一案將張得安

照例擬徒經臣部以吳田氏與張得安通姦日久後

復私約行姦吳宗祿登時至彼目擊情形實屬姦所

獲姦吳宗祿係有服親屬例許捉姦卽與本夫捉姦

無異其毆傷吳田氏身死與本夫姦所獲姦殺死姦

婦情事相同姦夫張得安當時脫逃後被拿獲供認

姦情不諱似應依例擬絞該署督旣稱吳田氏被毆

身死實由張得安通姦所致乃事在姦所又照非姦
所殺死姦婦例牽引擬徒殊屬未協應令該督另行
比例妥擬題駁去後茲據該督以此案殺姦雖非本
夫而姦婦業已因姦被殺將姦夫張得安照例改擬
絞監候具題臣部照擬議覆乾隆三十九年六月

日奉

旨張得安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

吏部議張得安應擬絞候西陽州擬以滿徒實屬舛
錯例應議處核轉之道員例亦有處分應令該督查

明補叅到日再議嗣據該督咨叅到部將署西陽州直隸州李琳降一級調用已經別案叅革留川効力註冊核轉之川東道陳燮照知府例降一級調用任內有加一級係部駁後報捐不准抵銷乾隆四十年四月二十四日奉

旨依議陳燮俟差竣日送部引見

輪姦重犯錯擬絞候改遣府縣降一級調用

吏部題准刑部咨據湖北撫陳題安樂縣民彭紹

禹商約丁宗堯勾引李貴童媳王姑強姦一案查彭

紹禹商令丁宗堯勾引王姑上山丁宗堯並未預謀

輪姦迨彭紹禹強姦之後丁宗堯意欲行姦因見王

姑陰戶血淋而止似未便以輪姦定擬將彭紹禹依

強姦律擬絞監候丁宗堯依強姦未成擬流從重改

發黑龍江爲奴劉貴林等擬杖具題查此案彭紹禹

始則預謀行強迨因王姑不從輒同丁宗堯將王姑

繩捆手足丁宗堯用草團及手巾捫塞口眼繼復同
用繩分繫兩腳拴掛頸後始行姦污丁宗堯見彭紹
禹姦畢亦欲行姦因王姑陰戶血淋而止細核案情
丁宗堯之帮同縛細捫塞已早立輪姦之心而其未
經行姦者只因見血而止實與輪姦無異今該撫僅
將彭紹禹依強姦已成律擬絞監候丁宗堯依強姦
未成律擬流從重發黑龍江爲奴情罪實未允當應
將彭紹禹改依輪姦審實照光棍爲首例擬斬立決
丁宗堯改依光棍爲從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此案

錯擬罪名之處俟

命下移咨吏部照例查辦等因奉

旨彭紹禹著卽處斬丁宗堯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
餘依議欽此移咨湖北巡撫查取職名去後今准該
撫咨送前來除審轉錯誤之前署按察使事武漢黃
德道吳 例無處分無庸議外此案原擬發遣之從
犯丁宗堯部駁改爲絞候原擬絞候之首犯彭紹禹
部駁改爲斬決從前承審之府縣均應議處應將擬
遣改爲絞候之安陸縣知縣廖伯龍署德安府事安

陸府同知素布棟阿均照例降一級調用送部引
見又將應擬斬決之首犯彭紹禹錯擬絞候應再照例
各罰俸一年查廈伯龍有紀緣一次抵罰俸六個月
仍罰俸六個月乾隆四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奉
旨依議

縱妻與人通姦被殺時妻未在场後目擊者數
護且案由姦婦吐出實情不便坐以同謀殺案

刑部會議得王淑縱妻趙氏與花名芳通姦被殺並
花名芳畏罪自縊身死一案據雲撫劉 疏稱王淑

自幼與王之經爲子乾隆十九年王淑雇花名芳搭
蓋房屋會欠工料銀三兩未楚花名芳以索銀爲由
常向趙氏調戲趙氏告知王淑並不介意至二十年
九月內花名芳邀趙氏割穀卽在田邊成姦嗣後時
常往來王淑知情縱容父母鄰居皆所共知二十一

年九月花名芳欲將王淑謀死商之趙氏趙氏未允
迨二十二年二月王淑與趙氏進山搭蓋窩舖削賣
竹筴花名芳亦至彼砍樹王淑隨留花名芳住宿二
月初九日趙氏爲花名芳煮飯下箸取水花名芳輒
用石將王淑左右額角打傷倒地趙氏回舖瞥見上
前救護被花名芳踢開又踢王淑腎囊兩脚當卽殞
命花名芳令趙氏幫同抬埋囑令趙氏勿得聲張嗣
王之經暨王淑本宗胞兄王榮向趙氏逼問始吐實
情詎花名芳聞風自縊身死研訊供認不諱除應擬

斬監候之花名芳業已畏罪自縊無庸議外將趙氏
依例擬斬立決具題前來查例載本夫縱容妻妾與
人通姦姦婦起意謀殺本夫姦婦係知情同謀擬斬
立決又例載本夫縱容妻妾與人通姦後姦夫自殺
其夫姦婦果不知情依縱容本條科斷各等語今王
淑縱容趙氏與花名芳通姦被殺該撫既經審明趙
氏當花名芳告以謀害王淑之語趙氏既未允從事
逾半載花名芳乘趙氏外出獨自用石毆傷王淑額
角倒地趙氏並未在場及回歸瞥見又會上前救護

致被踢開且此案發覺原由趙氏向伊夫兄吐出實情始知王淑係花名芳謀死是趙氏平時既無欲殺其夫之心臨時又無同謀商害之意至其一時被協幫埋是有夫被殺而妻私和本律今該撫據坐以知情同謀問擬斬決審斷互異與例不符應令該撫按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乾隆二十三年七月初七日奉

旨部駁甚是依議

縱妻與人通姦夫被謀殺知覺之後甘隱忍

姦婦比照夫爲人所殺而妻私和律杖決徒贖
刑部題會看得竊東隴縱妻陳氏與金起耀通姦被
金起耀毆扎身死一案據河撫明疏稱緣乾隆十

四年八月二十四日黨東隴携妻陳氏回籍撞遇金
起耀詢知自嵩回家窺見陳氏少艾隨將黨東隴夫
妻留住旋卽誘結乾親至九月二十六日黨東隴得
受金起耀花布錢文自出守門令妻陳氏與之通姦
十一月十一日陳氏令夫黨東隴將紡線賣錢糴米

詎黨東隴將錢遺失陳氏抱怨吵嚷黨東隴聲言擔柴而出途遇金起耀仍懇其設法度日金起耀許以次日同往挑煤黨東隴恐回家受氣隨往戲樓歇宿十二日四更金起耀往喚同行走至雅嶺時已五更歇坐路旁黨東隴責其無良金起耀亦斥其非彼此詬詈金起耀一時氣忿卽拾扁担毆傷黨東隴頂心倒地復毆頭面等處金起耀慮其醒轉報復頓起殺機拔取身帶小刀連扎右肋四下旋即殞命至十八年八月十五日金起耀沽酒買肉與陳氏共飲陳氏

念及伊夫金起耀醉後將殺害情由告知並囑禁
張陳氏孤身異地只得隱忍嗣于二十二年九月十

九日拿獲金起耀陳氏到案究出前情通詳飭審員
審不諱將金起耀擬斬監候陳氏擬徒收贖具題應
如所題金起耀合依本夫抑勒妻妾與人通姦姦夫
起意謀殺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照例刺字該撫既
稱陳氏雖據訊係本夫抑勒通姦並無同謀致死情
事但金起耀吐露之後猶甘隱忍直至緝獲到案始
行據實供明未便止科姦罪陳氏比照夫爲人殺而

妻私和律杖一百徒三年杖罪的決徒罪收贖等語
應如該撫所題完結乾隆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奉

旨金起耀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欺姦義女比照奪妻前夫之女發附近充軍

乾隆三十五年七月初九日准

刑部咨據蘇撫薩

登要縣嚴勝臣買妻爲娼并欺

姦義女引姑一案緣嚴勝臣原籍青浦遷居石門因

貧難度縱妻王氏名桂榮賣姦糊口乾隆二十八年

嚴勝臣過繼華邑故民朱鼎臣之女引姑爲義女年

方十一歲過門撫養二十九年復買周子翰之女扣

姐爲妾抑勒賣姦至三十年正月嚴勝臣見引姑年

已十三卽與欺姦三十二年十月并令爲娼三十三

年嚴勝臣買居干經之女姐觀爲妾亦令爲娼帶赴
 平湖嘉興等處依船賣姦又買平湖縣民曹大觀之
 女蘭桂爲婢亦與通姦嗣因妾桂榮不睦將桂榮賣
 與石門縣董廣林爲妾姐觀爲伊父領回蘭桂亦爲
 伊父贖去三十四年二月引姑思母欲歸嚴勝臣送
 回省視引姑將嚴勝臣欺姦逼娼情由訴知其母經
 朱胡氏控縣拿獲嚴勝臣審供不諱嚴勝臣除抑妾
 勒女賣姦均罪止杖責枷號不議外其欺姦義女按
 例比照姦妻前夫之女律杖一百徒三年但于引姑

年甫十三卽經自行姦污又復抑勒賣姦且該犯屢
賣良家之女爲娼趁錢實屬淫惡僅擬城旦不足示
懲嚴勝臣應比照姦妻前片之女發附近充軍例發
附近充軍引姑被姦之時尙屬年幼無知後經賣姦
亦係抑勒應與被抑爲娼之扣姐均照例免坐并令
歸宗扣姐之父周子翰訊非知情故賣原媒孫景云
張秀芳亦非知情應毋庸議桂榮業已嫁賣與董廣
林爲妾姐觀并婢女蘭桂均經親屬領贖并請免提
免議再嚴勝臣帶領扣姐等在浙省石門嘉興平湖

等處賣姦究係船載並無窩頓之家亦無一定處所該縣等無從查拿應免查叅所有接審遲延職名係婁縣知縣黃基合併附叅等因嚴勝臣等均應如該撫所咨完結仍令照例彙題至失察職名應否免叅並議處遲延職名送吏部查議可也

先與通姦後買爲妻賣休人赤貧病廢得銀免
追買休所欠之價追出人官婦女官賣

刑部奏山西民梁柱赴東城御史控告武錫爵等騙
賣伊女並恃強勒借銀兩一案行文山西巡撫提取
梁柱等在介休等縣控告審斷各原卷併應訊人証
送部以便審擬去後今據山西巡撫將原卷併應訊
之宋拔等提解到部臣等隨提犯証隔別研訊緣梁
柱係山西介休縣人于乾隆二十一年間娶葛溫氏

前夫之女宋氏爲妻素相和好曾生一女名喚滿姐

出痘天殤三十五年梁柱染患半身不遂病症家道
貧難將宋氏短雇與武錫爵家乳哺幼孩武錫爵遂
與宋氏通姦氏母葛溫氏常至武錫爵家知情縱容
嗣因所哺幼孩病亡武錫爵將宋氏辭出暫住葛溫
氏家內梁柱至武錫爵家探妻不見武錫爵以已經
辭出不在伊家之言回覆遂心疑武錫爵將伊妻拐
匿卽在介休縣具控經縣于葛溫氏家中查獲當卽
給與梁柱領回梁柱因宋氏在家不時吵鬧隨又逐
出交葛溫氏領回後梁柱復欲接回宋氏因葛溫氏

不允又經具控該縣仍斷給梁柱領回各在案宋氏
回家之後仍復吵鬧當經回縣承梁柱遂決意將宋氏
承賣于三十六年十一月內憑李燦等說合言明身

一百三十兩賣給武錫爵爲妻武錫爵因無現銀
約五十兩八十兩欠約二張言定兩次清還三十

易爵先措銀三十兩眼同李燦交給梁

一百兩又另立二分起息借票一張並

原未到場之宋拔爲中保其舊約二張武錫爵
未經撤回梁柱屢向索討身價未給三十八年武錫

爵帶同葛溫氏朱氏進 不開設磚瓦舖生理梁柱聞
知隨帶二次票約進京 按照約內之數向武錫爵索
銀二百三十兩武錫爵 因其多索不肯給與梁柱免
伊舖內僱工之楊國順 再三講說武錫爵始給銀十
兩併勒令梁柱寫立斷絕字樣梁柱以妻已賣去身
價銀兩止得四十兩心懷忿恨隨將武錫爵從前未
經掣回欠約持爲賣妻 身價未交的據其後寫一百
兩借票指爲武錫爵恃強勒借之銀併憶及從前伊
妻母葛溫氏有抱養之女教兒曾經說合賣與梁盛

林爲妾卽捏爲己女滿姐被武錫爵吞價串詞
在東城察院衙門呈告等情臣等鞫訊之下梁柱見
人証案卷俱已提到卽將前情逐一供明並據葛
溫氏供稱敖兒實係自幼抱養之女現有提到婚書
葛溫氏夫弟葛正淑爲憑查閱原卷梁柱供內卽有
敖兒係宋氏之妹伊女滿姐久經物故等語其武錫
爵所欠梁柱銀兩雖有票約三紙實止尙欠買休宋
氏未還身價銀九十兩梁柱家貧賣妻窮苦顯然武
錫爵實無另有勒借情事似無遁飾查律載買休賣

休和同娶人妻本夫本婦及買休人等杖一百婦人
離異歸宗財禮入官媒合人等減一等等語今梁柱
誣告武錫爵騙賣伊女並恃強勒借銀兩之處已據
到案自行供明免其反坐外應仍依賣休本律將梁
柱宋氏各杖一百買休之武錫爵雖亦罪應擬杖但
買休價銀契載一百三十兩兩次僅給銀四十兩並
因梁柱向伊多索轉勒寫斷絕字樣殊屬刁惡依律
擬杖不足示懲應加枷號兩個月滿自杖一百折責
發落仍在伊名下追出買休銀九十兩入官宋氏杖

罪的決梁柱已成廢疾杖罪照例收贖其所得賣休銀四十兩查係赤貧廢疾免其著追該犯屢次瀆訟應遞回原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葛溫氏明知伊女與武錫爵通姦賣休後復與武錫爵同居未便將宋氏令具領回歸宗應將宋氏發城嫁賣身價入官李燦知情說合依律減一等杖九十梁盛林憑媒用價買妾並無不合應毋庸議其婚書仍給梁盛林收領宋拔並不知武錫爵欠銀之事應與無干之葛正淑均免置議原卷發回備案乾隆三十九年四月

日奉

旨依議

兄姦弟妻係強而成姦夫斬決姦婦不坐

刑部 題據浙撫審理餘姚民鄒元諒因姦殺死胞

兄鄒元直一案該撫將胡氏依姦兄弟妻姦夫姦婦

各擬絞決具題經臣部以律載姦兄弟妻姦夫姦婦

俱擬絞立決等語此指和姦而言也若係強姦姦夫

斬決姦婦不坐查鄒元諒之妻胡氏被姦情由據該

撫審係先因鄒元直持刀恐嚇又喀其咽喉不

賊一時無奈致被姦污後鄒元直又復帶刀進房置

放床頭胡氏不依鄒元直強扯其褲拉令同睡並未

行姦卽被鄒元諒撞見是胡氏始終無願從之供而
鄒元直兩次俱有强暴之狀乃承審各官不核供招
遽將胡氏依和姦之律擬以絞決似未允協應令該
撫再加詳審是强是和務得確實供情議擬具題到
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將鄒胡氏依强姦
不坐律具題臣部於乾隆八年十月內議覆奉

旨依議

姦拐小功服姯姯不知服制姯照例絞決
姦同宗無服親之妻枷杖

刑部 題據蘇撫審理江都民蔡子龍姦拐小功服

姯沈氏一案該撫將蔡子龍沈氏俱依姦從祖母伯
叔母律姦夫姦婦各絞決并聲明沈氏不知蔡子龍
係有服姯姯被欺成姦可否絞候聽候部議具題經
臣部以律內姦從祖伯叔母姦夫姦婦各絞決又律
內犯姦者不在自首之律又律載本應罪重而犯時
不知者依凡人論謂如叔姯別處生長素不相識姯

打叔傷官司推問始知是叔止依凡人問決等語今
查該撫招冊內稱沈氏與伊夫蔡士文及夫弟蔡士
元遷居江都而蔡子龍住居江寧各地異居沈氏並
不知蔡子龍是何服制等語但蔡子龍既知蔡士文
係伊共曾祖叔姪則當其借住沈氏家之時斷無不
言明相告且蔡士文與蔡士元之老母現與沈氏同
居亦斷無不將蔡子龍係嫡堂服姪之處告知沈氏
乃沈氏既聽蔡子龍通姦又復輾轉同逃後因伊子
被賣始告汛兵緝拿在內亂既無可末減之條而犯

姦又有不准自首之律則沈氏與蔡子龍均擬縲首
更安得曲爲區別至如該撫所稱沈氏當蔡子龍欺
姦之時果不知蔡子龍係有服孀姪則自當依名例
本應罪重而犯時不知擬斷又不應將沈氏擬以絞
決復請原情是沈氏一犯或應擬絞決或應同凡論
罪名生死攸關碍難遽議應令該撫再行詳審務將
沈氏果否不知蔡子龍有服族姪之處確切訊明按
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將
沈氏改依姦同宗無服之親例擬以枷杖蔡子龍仍

照原擬絞決具題臣部于乾隆九年六月內議覆奉

上諭子龍着卽處絞餘依議

調姦媳婦歸告母家後將媳毆殺比例擬軍

刑部會看得趙天爵毆傷伊媳張氏身死一案先據
河撫鄂咨稱趙天爵之子趙治娶妻張氏已經四
載乾隆十三年七月內趙天爵之妻侯氏同子趙治
俱各外出趙天爵頓起邪念用言調戲張氏含羞走
避因係家醜未敢聲張上年三月十二日天爵見張
氏在院疏頭復萌邪念令其進屋張氏不應走避房
內將門關閉天爵赴地力作早飯時張氏之兄張文
忠往接張氏歸家張氏之父張相見女垂淚盤問張

氏訴知前情張相以事難面言隨向天爵妻兄侯克
恭說知令其理勸侯克恭隨喚伊妹侯氏回家說知
侯氏隨向伊夫天爵查問無言語塞氣忿迨四月初
三日張文忠將張氏送回趙天爵家天爵卽持木棍
先毆張氏左脇膊右手向張氏詰問何人向伊父說
知張氏不答趙天爵頓起殺機又用木棍連毆張氏
脊背脊脊兩臂兩腿左乳殞命研訊不諱查趙天爵
圖姦子婦未成故殺情雖重於自盡但調姦實輕于
強姦律內作何定罪並無明文趙天爵應比照親屬

犯姦至死罪者照強姦未成例發邊衛克軍等因咨
部臣部以此案趙天爵調姦子婦張氏不遂毒毆斃
命該撫旣稱律無明文亦當詳繹此案情形應加應
減比照科斷應令該撫妥議比引恭疏具題到日再
議咨行去後今據該撫疏稱趙天爵調姦子婦張氏
係語言調戲並無強暴情形已事隔十日因張氏歸
訴母家輾轉斥其醜行以致責問張氏毒毆斃命是
故殺雖重于自盡而調姦稍減于強姦律例並無正
條毆斃究係圖姦起衅似未便照律註科斷強姦子

婦未成照親屬犯姦至死者若強姦未成發邊衛克
軍例加二等科罪應發極邊克軍具題應如該撫所
題趙天爵應比照強姦子婦未成而婦自盡照親屬
犯姦致死者若強姦未成發邊衛克軍例加二等科
斷應發極邊克軍至配所折責四十板雖事犯在
恩詔以前情罪較重不准援減仍照律無正條比附定擬
例奏

聞恭候

諭旨遵行乾隆十五年八月

日奉

旨依議

被夫兄刁姦滅等擬流案

刑部會看得蔡文龍刁姦弟婦湯氏并幫同胞弟蔡
文明毆死姦夫羅尙雲一案據湖撫范疏稱緣蔡
文明倩羅尙雲在家織布羅尙雲乘蔡文明外出卽
與伊妻湯氏調戲成姦迨後常相姦好爲蔡文明窺
破形跡留心察探蔡文龍外歸撞遇羅尙雲與湯氏
並坐床上入房捉拿羅尙雲奔逸蔡文龍頓萌淫念
輒向湯氏求姦不允危言恐嚇硬逼成姦羅尙雲與
蔡文龍蔡文明等會飲醉宿蔡文明家內睡至半夜

羅尙雲起推湯氏房門聲襍驚醒文明文龍共相捉
拿毆傷羅尙雲致斃報明驗詳屢審不諱蔡文龍因
知弟妻湯氏與羅尙雲私通輒向湯氏用言嚇逼成
姦實屬淫亂不法合依姦兄弟妻者律擬絞立決湯
氏審因通姦事露嚇逼成姦與自願私通者不同但
律例內並無婦女因姦事露被親屬嚇逼成姦作何
治罪明文湯氏合依兄弟妻者姦夫姦婦絞決律
量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係犯姦婦人杖罪的決
餘罪收贖蔡文明合依姦夫已就拘執而擅殺律杖

一百徒三年等因具題經臣部等衙門議覆蔡文龍
依姦兄弟妻者姦夫絞決律擬絞立決擬徒之蔡文
明照依該撫所題完結至湯氏因與羅尙雲通姦事

露被夫兄蔡文龍挾逼成姦雖罪由姦夫與姦婦自
願通姦者有間但湯氏被夫兄刁姦直至兩月之久
事發到官始行供出其先被夫兄蔡文龍嚇逼成姦
之處事難遽信今該撫僅將湯氏擬流收贖殊屬疎
縱應令該撫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乾隆十八年

十二月十二日具題奉

文龍着卽處絞餘依議欽此咨行去後今據該撫范
疏稱查湯氏先因與羅尙雲通姦事露被夫兄蔡
文龍挾逼勉從後若聲張仍難掩醜是以事隔兩月
隱忍不言總因湯氏節行先虧難以理拒而蔡文龍
有挾而求實有不得不從之勢迨事發到官質訊與
羅尙雲通姦情事旣已據實供認而此時已無慮蔡
文龍宜露故將挾逼成姦之處供出詰訊蔡文龍無
詞置喙亦卽直供挾姦如繪設非被挾成姦斯時未
必卽肯供指蔡文龍亦斷不肯自認逼姦代氏掩飾

細核案情委無疑義查此案蔡文龍挾逼湯氏成姦
罪在蔡文龍雖湯氏淫誘致釁罪無可寬卽按情酌
法覺有可原湯氏應請照原擬依兄姦弟妻姦夫姦
婦絞決律量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仍附疏聲明
恭候

諭旨遵行如蒙

俞允杖罪的決餘罪收贖等因具題前來應如所題湯
氏合依姦兄弟妻者姦夫姦婦絞決例量減一等杖
一百流三千里係婦人杖罪的決餘罪收贖仍照例

聲明恭候

諭旨遵行等因乾隆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奉

旨依議

圖姦子媳不遂尋衅毆斃比照強姦未成例加二等發極邊克軍

乾隆二十年六月初一日准

刑部咨據廣撫鶴 咨稱石城縣民楊志調姦伊媳莫氏未成後因乘衅毆氏致傷身死一案緣楊志之子楊盛威娶莫氏爲妻歸門四載素相和好乾隆十八年八月初三日晚楊盛威往田守芋遺妻同母劉氏在家至定更時候楊志酒醉回家見妻劉氏先已就寢惟媳莫氏獨在灶房埋火輒起淫心借取火吃

烟爲名手捏莫氏臂膊調戲圖姦莫氏扯住楊志之手口咬楊志右臂膊楊志掙脫被絆失跌倒地莫氏又乘勢扯破楊志之袴卽行喊嚷劉氏聞聲出視詢知情由見夫敗倫遂勸解莫氏各回就寢莫氏于初四日早卽往投族鄰楊舉楊德復往告伊父莫秉進同回夫家莫秉進又往投族鄰理處楊舉等以醜事不堪外揚再三勸令莫秉進隱忍比楊志亦自認不是事遂寢息迨乾隆十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晚莫氏同姑劉氏在家磨米莫氏將穀飯藉劉氏斥罵莫氏

分辯楊志聽聞觸起從前莫氏張揚伊醜致令無顏
見人卽借莫氏與姑強口情由斥責莫氏欲毆洩忿
隨手拾取竹片向氏側打莫氏將頭一側不期毆傷
莫氏左耳根倒地殞命楊志惧罪喚伊子楊盛威將
莫氏身屍抬至河內丟棄假作投水情形二十七日
早復令楊盛威往報妻父莫秉進見莫氏左耳根有
傷投保稟報驗據楊志供認前情不諱嚴詰並無故
殺別情查例載親屬犯姦至死罪者若強姦未成發
邊衛克軍又例載強姦子婦未成而婦自盡者照親

屬強姦未成例科斷又例載律無正條比照某律某
例加一等減一等科斷各等語今楊志調姦子婦莫
氏未成研訊並無強暴情狀後因懷恨成衅欲毆洩
忿適中致命身死是毆殺雖重于自縊而調姦實輕
于強姦律例並無恰合正條但毆斃係屬因姦懷忿
所致楊志除毆子婦至死及移屍不失輕罪不議外
應比照強姦子婦未成照親屬犯姦至死罪若強姦
未成發邊衛克軍例加二等加罪不至于死應發極
邊克軍至配所折責四十板楊盛威除伊父調姦伊

妻莫氏復將莫氏毆打致死於律得相容隱其總從
父命將莫氏棄屍水中不失係侵損於人未便照家
人共犯勿論查莫氏係楊盛威期親卑幼楊盛威應
照棄屍不失律遞減四等爲從又減一等應杖一百
折責四十板族長楊舉儋佑楊德據投不卽稟究但
訊無賄和情事且係楊志大功兄弟與楊志之妻劉
氏均律得容隱應照律勿論再楊志調姦莫氏不從
事後恨其張揚欲藉別事毆打適中致命身死並非
因姦不從有心毆斃莫氏亦非激烈捐軀且又咬傷

楊志臂膊亦于婦道有虧毋庸附請

旌表合併聲明等情咨達前來據此均應如該撫所擬
完結仍令照例彙題至莫氏身死之處應否毋庸
旌表事隸禮部應將原咨送禮部查議可也

調戲小功服姪之妻以致自盡比照強姦總麻
以上親之妻例擬斬監候

刑部題會看得姜大木調戲小功服姪姜義泗之妻
丁氏致氏羞忿縊死一案據東撫阿 疏稱緣姜大

木係姜義泗小功服叔比隣而居乾隆二十六年七
月十四日晚姜義泗在西院工作伊妻丁氏獨臥在
屋更餘時候姜大木醉歸由姜義泗臥室窗外經過
憶姜義泗借用伊錢未還順便向索丁氏睡臥窓內
炕上答稱伊夫外出姜大木醉後心迷起意調姦拉

開弔窓手摸氏胸丁氏喊罵姜大木奔避姜義泗聞
喊趨視丁氏訴知前情旋有鄰人陳天成亦聞聲踵
至卽向姜大木理論未獲而散嗣姜大木囑令伊妻
李氏於次早往勸丁氏丁氏哭罵不休至十七日丁
氏羞忿莫釋乘夫外出卽投繯殞命查姜大木係丁
氏之夫姜義泗小功服叔調戲丁氏致令羞忿自縊
將姜大木比照強姦總麻以上親之妻未成本婦羞
忿自盡例擬斬監候具題應如該撫所題姜大木應
比照強姦總麻以上親之妻未成本婦羞忿自盡例

擬斬監候秋後處決再丁氏因姜大木前不從
念投繯洵屬節烈應照例

旌表乾隆二十七年九月初一日奉

旨姜大木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圖姦姑表 兄弟之妻未成自盡比照姦姦麻

以上親妻律斬候

刑部題會看得黃霸圖姦柯答之妻黃氏致氏羞忿
縊死一案據福撫莊 疏稱緣黃霸與柯答係姑表

兄弟柯答之妻黃氏又係黃霸無服族妹乾隆三十
一年十月初一日柯答外出販魚未回至初四日夜
起更時候黃霸由柯答門首經過見門半開屋內燈
火未熄黃氏獨坐在內黃霸問知柯答外出將門掩
轉走坐黃氏床沿手捏黃氏臂膊求姦黃氏喝罵不

從黃霸仍欲拉令同坐適柯答回至門首聽聞黃氏
罵聲推門進內目覩黃霸拉扯黃氏黃霸起而欲走
黃氏將黃霸拉住黃霸圖脫用手推打黃氏左臉黃
氏側跌倒地擦傷右腮脰右額角黃霸脫身逃回次
日柯答往投地保詎黃氏羞忿莫釋乘閒自縊殞命
審認不諱將黃霸比律擬斬監候具題應如該撫所
題黃霸應比照強姦總麻以上親之妻未成本婦羞
忿自盡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再查黃氏因黃霸圖
姦不從羞忿莫釋自縊身死洵屬節烈應照例卹其

旌表乾隆三十二年閏七月初九日奉

旨黃霸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圖姦總麻服嫂未成比依強姦未成例斬候

刑部會看得胡秉虔圖姦胡謝氏未成致氏羞忿自

縊身死一案據河撫何疏稱緣胡秉虔與胡謝氏

之夫胡秉順係總麻兄弟比鄰而居乾隆三十四年

六月二十四日胡秉順與母胡李氏俱因事外出是

夜謝氏用棍頂門在堂屋睡臥胡秉虔知謝氏獨宿

頓萌淫念半夜時分潛往推落頂棍開門進院走至

床邊謝氏驚醒喊罵胡秉虔畏惧逃回次早夫姑先

後回家謝氏卽以實告卽同伊姑李氏至胡秉虔門

百嘆罵經胡秉虔胞叔胡均同鄰人柳天貴等往勸
詎謝氏羞忿莫釋卽于是日潛赴胡秉虔西屋自縊
殞命審認不諱查胡秉虔雖無強行威逼成姦情事
但謝氏係該犯總麻服兄之妻謝氏之死實因該犯
寅夜圖姦所致將胡秉虔依律擬斬謝氏附請

旌表具題應如該撫所題胡秉虔合比依強姦總麻以
上親之妻未成本婦羞忿自盡例擬斬監候秋後處
決查謝氏因胡秉虔圖姦不從羞忿自縊洵屬節烈
應照例准其

堦表乾隆三十五年七月初二日奉

旨胡秉虔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二

1994年12月

三

小功母舅與妻通姦姦所拿獲勒死交公

旨減等發落

刑部會看得山陰縣李阿大勒死周有德一案據

撫王疏稱緣李阿大之父李大忠娶妻周氏周有

德係周氏胞弟相依周氏度日李阿大娶妻丁氏在

後樓做房周有德卽在樓下住歇李大忠夫妻住居

前進乾隆四十二年三月十六日丁氏在後院晒衣

被周有德調戲成姦嗣後乘間宣淫李阿大等均不

知情至十月內周有德與丁氏在樓下同坐談笑經

周氏撞見因無姦情實據止加呵斥並未聲張十二
月內李大忠患病至二十六七等日益加沉重李阿
大同弟李周幅均在前進房內服侍直至夜半伊父
睡熟各始回房就寢二十八夜丁氏獨在後樓房內
周有德自外醉歸探知李阿大在于前進潛至樓上
與丁氏行姦更餘時分李阿大因父已睡熟當卽回
房周有德聽聞上樓聲响急忙跑出丁氏正在穿褲
被李阿大撞見卽將丁氏掌責周有德已經下樓李
阿大趕下喊罵李周氏李周幅聽聞進內查問李周

以詢知情由亦將周有德斥罵李阿大欲拉投保鄰
周有德變羞成怒反言李阿大得罪毋舅脫衣欲毆
被李阿大扭跌倒地李周氏見其強橫喝令李阿大
將周有德綑縛送究李阿大將周有德揀住周氏令
李周幅取繩二條遞與李阿大捆縛周有德兩手兩
足欲俟次日送官李大忠聞鬧驚醒在房叫喊李周
氏同李周幅卽往前進屋內告知其夫只留李阿大
在樓下看守詎周有德冤罵不止並言送官受責後
必害李阿大性命李阿大氣忿頓起殺机卽將周有

德褲帶解下打成活套騎壓身上用帶套入項頸周
有德喊救李阿大用力狠勒周有德立時殞命李周
氏李周幅聞喊趕進周有德業已氣絕李周氏哭罵
欲將李阿大送官李阿大跪求李周氏慮子問罪隨
卽隱忍李阿大復又起意棄屍滅跡卽令李周幅相
幫將屍抬至後門外官渡船上李阿大取石分繫屍
身腰間脚上李周幅撐船載至蕭山縣連界地方李
阿大推屍下河而回是夜有鄰人李永彝睡中聞喊
次日向李阿大查問李阿大捏詞支飾而改至

二年三月初六日屍字蕭山縣油車橋河向地保報
縣經蕭山縣談官詣明屍身訪獲李阿大李周幅
等到案訊供通報將犯移解山陰縣審詳屢審供認
前情不諱嚴加究詰堅供並無另有起衅致死別情
亦無加功之人似無遁飾查李阿大因小功母舅周
有德與伊妻丁氏通姦姦所親獲因其兇惡起意勒
死除棄屍不失輕罪不議外應依律擬斬監候法司
夾簽請

旨定奪李丁氏李周幅擬徒具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

李阿大合依卑幼故殺外姻小功尊屬斬律應擬斬
監候秋後處決該撫既稱李周幅聽從伊母遞繩止
知捆縛送官並未在場同謀加功但幫同棄屍亦屬
不法應照毀棄總麻以上尊長死屍不失減斬罪上
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律爲從又減一等杖一百徒
三年李丁氏合依姦內外總麻以上親之妻律杖一
百徒三年杖罪的決徒罪收贖給與伊翁李大忠聽
其去留李周氏並無縱姦情事李大忠不行首告律
得容隱均免置議再查李大忠年逾七十止生二子

今長子李阿大既擬

罪幼子李周幅又復擬待

養無人情殊可憫李周

幅僅止帮同棄屍情罪尙輕

應否准其留養統聽部議仍飭取各結另咨送部等

語應如該撫所請李周幅照徒罪留養例枷號一個

月滿日責四十板准其存留養親餘俱應如該撫所

題完結再該撫疏稱李阿大雖係山陰縣兇犯經蕭

山縣談官誥拿獲但查周有德身屍飄至蕭山縣境

內既經獲屍相驗談官誥例應緝獲無庸聲請議敘

等語應毋庸議查李阿大于乾隆四十三年五月初

五日在監患病至六月二十五日病痊遵例止扣病
限一月合併聲明乾隆四十四年四月十三日奉

旨李阿大著減等發落餘依議

雇工強姦家長期親之妻致死比照姦總麻以
上親定擬案

刑部會同得宿州民楊德強姦李氏未成羞忿自縊
身死一案據安撫張疏稱緣陳友德自幼失怙與

親叔陳天祐同居度日伊童養妻李氏年已二十尙
未成婚陳天祐有婢女小招招配楊德爲偶立有文
約議定年限傭工乾隆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楊
德窺見李氏赴園取柴因顧無人頓起淫心隨至園
內強拉李氏圖姦李氏不從楊德卽將李氏推倒堆

草夾道巷內李氏欲起楊德用手按擦以致指甲抓傷李氏右額角楊德卽拉其褲李氏用手緊護褲被撕破李氏揪褲不放楊德力挖其手復抓傷其右手背右大指李氏疾聲喊拒楊德未敢成姦而逸時陳天祐自外拾糞路至園邊聞聲趨至詢知情由隨復出外追拿楊德詎李氏羞忿莫釋潛赴園南空屋投繯殞命屢審不諱查楊德係陳天祐招養婢女之夫議有雇工年限立有文約應以雇工人論李氏係陳天祐期服親之妻律內並無雇工強姦家長期親之

妻未成致死之條楊德應比照僱工人姦家長總麻
以上親之妻強者斬律應擬斬監候奏請

定奪李氏附請

旌表具題查例載援引別條比附者干疏內聲明律無
正條比照某例科斷恭候

諭旨遵行等語今楊德係李氏夫叔陳天祐僱工其強姦
李氏未成以致李氏羞忿自盡律無正條應如該撫
所題楊德應比照僱工人姦家長總麻以上親之妻
強者斬監候律應擬斬監候秋後處決恭候

欽定乾隆十七年十月

日奉

楊德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
餘依議

都司行姦回婦并譁命案外請絞決奉

旨永遠枷號先責八十板

臣永貴臣景福奏臣永貴自主魯番回阿克蘇時
于四月初五日途次所屬創採銅斤之東廠據廠兵
邵玉控告該管都司任禮與回子素爾坦雅爾之妻
艾依特伯格通姦會給普兒二百五十文又與回子
巴拉特之妻托克托巴呢通姦會給紅銅十斤又給
三塊約七八斤並普兒三百文陸續給過燒柴四百
餘捆並木炭四十袋約八百餘斤事關淫人婦女擅

勳官銅柴炭不敢隱瞞據實首控等語臣將邵玉所
告之被淫回婦又依特伯格並托克托巴呢傳至厥
內將會被任禮姦宿並給與普兒銅斤燒柴木炭等
項隔別研訊所供情節及給過各物皆與該兵邵玉
所供相符訊之都司任禮惟俯首無辭據實承認臣
隨將任禮立即鎖拿摘去頂帶並原告之邵玉派員
押赴阿克蘇以便查辦復於初七日路經抱採銅斤
之西廠有廠兵楊如秋具控三月二十九日伊表兄
六丁康存義被兵丁王廷義打死報明都司身有冬

傷並未驗看現在空屋停放等候查驗等事
存義之表兄兵丁白守功一同聲訴具控又戚管

之經制外委張必等以該都司原住東廠因兵丁王

廷義與兵丁康存義煉銅爐座有鬪毆之事小的聽

喊赴看康存義已被打死飛即差人往東廠去報都

司到廠並不親詣相驗傷張就向小的說康存義被

人打死之事若據實報了大家都有不是只報胃氣

疼痛故取了衆甘結即可完事小的以死者被打

多傷如何報得病故再三求說都司欲打小的害怕

隨向衆人取具病故甘結因與衆人商量大人一二
日回城經過厰地再行首告亦不爲遲隨勉強出結
將屍暗暗看守聽候看驗等語又問該外委等任禮
並不看驗屍傷只報病故必是王廷義有打點使費
或與他有親有故有意出脫當據實供出與爾等無
涉據供王廷義係一窮兵只仗錢糧度日那有使費
亦與都司非親非故若有此等情節小的等一發供
出豈肯代他隱瞞總是都司惧怕叅處勒取甘結希
圖消事等語臣復訊之仵禮惟云任禮想厰兵打出

人命且有多傷必干叅處不如竟報病故或可賄過
了事又恐外委等挾此翻控是以勒取甘結希圖滅
口實是糊塗該死等語臣隨詣屍所驗看被打致死
之康存義遍体浮腫多有傷痕血跡卽派主事職銜
蘇潘泰帶同原告等將已死之康存義用水刷洗逐
一詳驗共木傷四處足傷一處內致命四處隨將王
廷義因何致死康存義情節嚴加訊問據王廷義供
是夜康存義與小的俱在一爐煉銅康存義抽拉風
袋小的在爐添砂加炭康存義所抽袋內之風忽大

忽小炭不起火小的叫康存義用力抽拉並不聲應
已經鬆手睡著喚醒時又睡小的恐悞煉銅時刻心
裡著急用手添砂木板在他脇上打了他一下他
就混罵小的還罵他又不依小的著急揪住辮子拿
砂板子在他身上脊上打了幾下他愈發吵罵小的
氣忿隨用脚踢去誰知竟著了中骨骨囊當時就
死了是實等語隨傳集同時在之與該管頭

目逐一訊問王廷義與康存義素有無仇隙僉稱
實因爐火不接鬪毆打死並無他項情故等語臣永

責復以任禮所管糧廠

被告兩案一係姦人婦女一

係捏報人命被告情節

任禮俱經承認其給過回婦

銅斤柴炭係屈何人送

去原告兵丁邵玉因何不早

爲首告之處隨又訊據

邵玉供出銅斤是任禮自行

給與柴炭是小的送去

因都司性氣暴戾時常尋空

打罵廠中惟他官大此

處相離烏什有五百多里阿

克蘇有三百多里身佔

差使不能遠離控訴小的想

此等不好事終久必敗

恐牽連得罪是以等候大人

出首等語臣隨將兩案

彙要人犯委員押至阿克蘇

同臣景 復加嚴訊原 被各供俱屬相同查任禮姦
宿回人婦女一節稽之 定例職官姦軍民妻者罪止
革職杖一百其所犯私 動官銅柴炭給與回人婦女
一節各物值價共折銀 三十三兩零核之律載監守
自盜贓至三十兩者罪 止杖一百流三千里至所管
兵丁毆斃人命捏報病 故一節核之律載殺死人命
州縣官知情隱匿不報 者罪止革職伏查任禮所犯
各罪細核律例雖均不 致死但身為現任職官有管
束兵丁之責乃在新疆 重地姦宿回人婦女與內地

姦軍民妻者不同加之私盜官銅柴炭以爲酌應之
資更屬卑鄙不堪且干命案重情捏報不實其淫蕩
狡詐藐法已極臣等愚昧之見任禮若僮照律問擬
不足以蔽辜應請從重治罪謹擬立絞以爲邊疆職
官不肖者戒是否允協伏候

皇上訓示遵行至兵丁王廷義打死康存義起衅之由原
因死者不抽拉煉銅風袋王廷義恐誤時刻催令抽
拉而康存義反又吵罵王廷義氣忿毆打致死核其
情節衅起因公與鬪毆殺人者不問金刃手足他物

並絞監候之律相符應照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至
任禮與回人婦女姦宿往來呼喚致送柴炭等項俱
係邵玉一人恐該兵亦有姦淫等事訊之回婦俱云
呼喚時家中有人且相去厰署不遠實無空暇而該
兵亦稱如有私通恐回婦告知都司又必尋隙果有
沾染之事豈敢出首等語再三研究矢口不移臣等
竊以該兵呼喚婦人致送各物雖罪有應得但畏罪
自首情有可原具稟報出結之經制外委張必等原
係本官威逼所致且同原告卽時出首似均應免其

治罪回婦艾依特伯格托克托巴呢並縱妻行姦之
素爾坦雅爾及巴拉特但交阿奇穆伯克等各予重
責驅逐他處嚴加管束不許再近銅殿是否允協伏
乞

皇上一併指示遵循謹將被打致死之康存義傷痕輕重
繕寫清單恭呈

聖鑒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初一日奉

硃批亦不必如是永遠重枷枷號示衆先重責八十板亦
足以蔽辜矣餘依議欽此

衙役窩頓流娼不久比照月日經久例杖一百
徒三年仍先枷號三個月

刑部奏據巡視北城御史索 奏送楊二等毆傷王
兆基身死一案乾隆四十四年五月初十日奉

旨着交刑部欽此欽遵將楊二等咨送到部查該城移送
原驗指揮郝振都相得已死王兆基年五十七歲左
胳膊連近下有青赤傷相連難量分寸拳傷右臂膊
連脊背有青赤傷相連難量分寸拳傷左肱肘有紅
赤傷一處量團圓二分裁磕傷左手背有紅赤浮皮

砍傷二處各分數不等擦揸傷右手背有紅赤浮皮
破傷二處各分數不等擦揸傷右後肋偏右連右後
脇青赤傷相連難量分寸脚踢傷左臂連近下青赤
傷二處相連難量分寸木器傷委係因傷身死取有
仵作甘結存卷等情臣等隨會同院寺提犯嚴訊緣
楊二係宛平縣民在延壽寺街泰山巷口代趕張四
買賣車度日與已死王兆基素不認識因泰山巷內
有董大窩留陳二之妻賈氏趙二之妻閻氏賣姦該
地押坊捕役劉德常往姦宿本年五月初五日早飯

後有董大之堂母舅王兆基至董大家內
留飲酒醉難行董大隨屋張四之車令將王兆基送
至四牌樓王兆基寓所張四趕至彼處因王兆基
酒醉糊塗不能指認寓處張四無奈仍將王兆基拉

回泰山巷口令其下車王兆基酒尚未醒不肯下車
混行詈罵適捕役劉德手携小木棍巡至見其喝罵
王兆基將劉德一併牽罵劉德拉王兆基下車王兆
基將車帷撕破張四不依董大聞聲趨至將張四拉
住王兆基仍混罵不止劉德隨用木棍毆傷王兆基

右臂楊二往勸王兆基亦卽混罵並向楊二撲打楊二用拳回毆致傷王兆基左胳膊王兆基轉身欲拾磚回毆楊二卽用脚踢傷其右後肋並右後脇倒地經董大等拉勸而散董大隨將王兆基扶回家內王兆基因傷至晚殞命董大卽找尋劉德告知王兆基身死劉德因曾用棍毆打起意捏報隨商同董大捏稱王兆基係因病身死董大亦恐包娼事露遂卽依允墮以王兆基病故赴北城指揮衙門捏報嗣經該指揮驗出傷痕究訊王兆基係被楊二等毆死詳解

該城御史奏送到部臣等恐楊二等有商同謀毆別
情及此外另有助毆之人詳加究訊各犯堅供如一
似無袒飾並訊明董大窩留賈氏閻氏趙錢陳二趙
二縱妻賣姦各等情查律載共毆人因而致死以致
命傷爲重下手致命傷重者絞監候餘人杖一百又
例載無藉之徒及衙役窩頓流娼土妓係偶然存留
爲日無幾者枷號三個月杖一百其窩頓月日經久
者杖一百徒三年又例載縱容妻妾與人通姦本夫
姦婦各杖九十婦女離異歸宗各等語查王兆基因

酒醉混罵爭鬧劉德先用木棍毆傷其臀腿並非致命處所楊二用拳毆傷王兆基胎膊臂膊並踢傷右後肋亦非致命處所惟腳踢致命右後脇王兆基隨卽倒地至晚斃命自應以楊二擬抵楊二合依共毆人因而致死以致命傷爲重下手致命傷重者絞監候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劉德合依餘人律杖一百但計元係押坊捕役明知董大窩娼因與賈氏姦好不行拿究復敢於王兆基因傷身死後商同董大捏報病故實屬藐法其窩頓賈氏雖止兩月但衙役窩

頓流娼照例枷杖不足示懲應比照窩頓月日經入
例杖一百徒三年仍先于該犯押坊地面枷號三個月
以懲儆滿日定驛充徒董大窩留賈氏等賣姦
應照熟籍之徒窩頓流娼爲日無幾例杖一百枷號
三個月陳二趙二縱妻賣姦應同賈氏閭氏俱照例
各杖九十折責發落董大陳二趙二遞回各原籍管
束賈氏訊明無宗可歸當官嫁賣身價入官閭氏照
津離異歸宗張四雖訊無助毆情事但該犯既知王
基因酒醉不肯下車輒向其爭鬧致釀人命實屬

台張四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折賣三十板董人
等所得賣姦錢文並無確數應免着追至失察捕役
容留土娼之北城吏目李良棟業經該御史奏請交
部議處應聽吏部照例查議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初
三日奉

旨依議

